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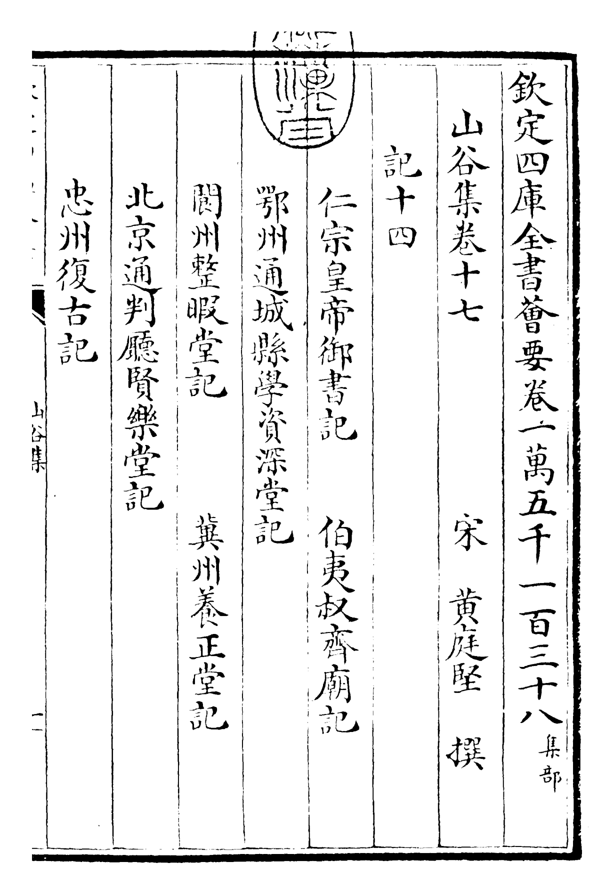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山谷集卷十七 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八　集部

山谷集卷十七　　宋　黄庭堅　撰

記十四

臣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竊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少遂生至於耆老安樂田

里不憂不懼百姓皆如芻狗無謝生之心又言上天德純粹無聲色畋游之好平居時御筆墨尤喜飛白書一書之成左右扶侍爭先乞去稍稍散落人間慶雲景星光被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比於河圖洛書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比豈與周人思名伯愛其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昭陵復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嘗不霣涕後生聞說前朝事無不踊躍恨不身當其時嗚呼可謂有德君子者耶竊嘗深求太平之源

而仁祖在位時未甞出竒變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公是非進退大臣而百官修職四夷承風臣亦不能識其所以然故祕閣校理臣張公裕所藏書其子臣浩以示臣臣昧冒論著如此譽天地之高厚賛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伯夷叔齊廟記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考不妄其即墓為廟則不知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為

唐晉之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菑王闢之為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萬及廢徹滛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聞者興起貌象祠器皆中法程某月某甲子有事於廟乃相與謀記歲月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

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吴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孟子以為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予

疑之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所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為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為吏愒日玩歲及為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令河東為縣吏治㢸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為之書并書予

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

通城縣學宫資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余損道之所作也通城故崇陽之聚也民病於隷崇陽求專達於武昌故煕寧五年詔割崇陽之三鄉為通城縣以六安曹君登子漸為令為吏嚴能知所先後其作邑民勸趨之官府足以𩿨民則致力於學宫因其溪山之陽作夫子廟爰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與焉未遑教事而曹君去

由是閲數令方貸民出子錢併役兼任而藏其庢庸之奇以為最歲上丁釋奠府史執事趍如令則止及令東平王君定民佐時之才病其邑子之不學頗理曹君之緒執經以待問而士不至雖然曹君之功不遂隳墮亦王君之力也鄒君始下車開文城戴君輿者爻有德而明經術以書幣聘焉戴君至而士大夫有所矜式鄒君曰講堂者利於羣居而不利於燕居使賢者退而與諸生雜處吾懼賢者之不安席也乃因民之餘力而作斯

堂於是投耒耜而挾書棄惰游而受業者日至焉頃之夙夜于其家者知貴老出入于其鄉者知尚齒于市于田見儒衣者皆肅然父老乃相與歎曰毀我財而成我子弟勞我力而逸我者者老蓋學之功耶繼鄒君者臨川吳君履中與權吳君發政甚愛民而論政先養士其獄犴平矣曰此俗吏之所能也於是復以書幣聘海昏李君亮采李君應之則與李君分職曰子典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君力學以待舉修已以致人士皆樂好之吳

君公事退則來燕於堂左經右律靡日不勤凡宫室不能風雨器用不可薦羞皆彌縫補苴使無憾於是通城之學可以責士之不來而士得師友並興於學矣夫性者民所自有也彼其怙富臧德放貧為濫强有力者嚚桀良者不立豈獨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今自曹君以來有勸學之心而猶待四人然後其政行善政之難也如此夫昔者鄒君甚愛斯堂嘗以書抵京師求予記之會予不暇及是吴君為之請焉予謂鄒君者名斯堂

不空語諸生從事焉不可不知也淺聞寡見者之教也不能引之至於道故學者皆得一而暖暖姝姝彼其得一也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不能弗畔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也今夫水决之東則東流决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當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孟子之罪人也故表章鄒君之意以曉諸生若夫

挈楹計工述其襟帶溪山之觀則非兩令之屬予者故不書

閬州整暇堂記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事而以逸待勞以實挈虚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暇夫不素備而應卒可以徼幸於無患而其顛沛狼戾者十常八九也豈唯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土中者皆萌動然後卒蕃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

而成冬夫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者晉欒鍼使於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衆整又問如何曰好以暇雖晉楚爭盟務以辭相勝充其情楚豈能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里之兵以守關要平居燕安拙者奉三尺而有餘至於倉卒變故巧者應事機而不足此惟不知素整暇故也滎陽魯侯仲修仁宗時御史中丞魯公家也儒素有風力其家法存焉為閬中太守知學問為治民之源知恭儉為勸學之路先本

後末右經而左律在官二年内明而外肅吏畏而民服乃作堂以燕樂之表裏江山不知風雨於以燕賔客講問闕遺沈沈翼翼千里之觀也堂成而魯侯甚愛之問名於江南黄某某曰若魯侯可謂能整能暇矣故名之曰整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末至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能整矣又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前所叙説以告後人後

作賦詩以為魯侯壽故并記之

冀州養正堂記

冀州古信都有漢為安平侯國地當河漳之間一都會民習㦖忮任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槖橐其間不事本業其淫俗猶班班見於載籍無名山大川以為要關其地四戰之國也自中原有事於兵革此邦未甞不與焉故其民空匱憔悴甚於他州我聖人撫有四海天下屬安丁壯耕桑老弱不任事百有餘年而民未知休息生

養之利歲一艱食可望以恩義者不能相救葢其地産
瘠鹵人不根著故爾於今為州在國北門壁壁重兵樓
櫓險壯外吏賔客朝賀有期會所由出入故守者常用
士大夫之選元豐元年十一月詔用扶風魯侯魯侯忠
信豈弟不鄙其州拊循鰥寡動用禮法民奮于田士興
于學逌逌暇於燕息之地太守居故有便堂權輿於都
水監昌言仲謨而魯侯為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雨寒
暑有所遷就而堂事告備魯侯隱几以休詩書酌酒以

御賓客中履徜徉木陰鳥語之中思所以為邦之本而有得焉謂其堂曰養正是在易之頤正吉觀頤自求口實者也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居富貴之養而氣體與人殊況能自求其心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養宜何如呼於垤澤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似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天地不能持久也未同而言脅肩諂笑苟可以得車所治每下而不恥者吾

不知也至於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彼其中必有以信之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夫事其事而小大得情語默當物齋心服形於宮庭屋漏之間而民氣和於耕桑隴畝之上彼其於性命之情必有不蘄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焉嘉魯侯之不鄙其州知律民者在已得已者在心其居民上不以一日忘所以養源者故極言其致遺魯侯鑱石壁間使信都之士師魯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民知魯侯之用心而勸其事又使來者得覽

觀焉魯侯名有開字元翰簡肅公之子能世其家者也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

待外物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憂人之奪之也故雖有榮觀得之亦憂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來未嘗不樂也故古之人觀乎儻來若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正其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常山賈春卿來佐北都留守政成有暇日始作新堂治燕息之地豫章黄

庭堅名之曰賢樂其義盖以謂去前日之上庳下陋塵

蒙蛛絲隅角黮闇鳥鼠之宅而為今日之軒楹髙明戶

牖通達便齋曲房兩宜寒暑井蔭高槐風聽脩竹賔僚

尊酒笑語詩書是宜為賢者有也春卿遂以名堂而屬

為記黄庭堅曰魏都國北門通守上佐也事無所不關

决雖留守大人鉅公游刃於無事内外晏然而十三縣

之政日交於前簿書期會幾於不勝聽也加以外夷賔

客之道濁河隄防之守呼吸變故不擇時節舉別都會

府號為難治者皆出大名下故異時任此責者以夜繼晝為吏牘所埋没不得出氣雖親戚慶弔人情所不能休者有不暇顧省至其解官去而後已今春卿辦了公家事小大斬斬又有力以燕樂親戚僚友講問缺遺則斯堂之主人不旣賢乎夫人之賢豈有類哉德每進而終無已者也我名斯堂既嘉主人賢又以為來者之勸也春卿名青故太尉侍中魏公子也精敏通事情見首知尾自其少時老姦吏不敢弄以事嘗以使節京西吏

畏其明其失職以議法不合不以不稱職也其於政事

天材絶人遠甚不以其能驕人好賢不倦不為得失顧

計者也

忠州復古記

忠州漢巴郡之臨江墊江縣也其治所在臨江故梁以

為臨州後周以為南賓郡唐貞觀八年始為忠州其地

荒遠瘴癘近臣得罪多出為刺史司馬故劉尚書以刺

史貶一年死陸宣公以别駕貶十年死李忠懿公以刺

史居六年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後喜事者以四公
俱賢圖象為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鄭州刺史南華劉晏
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敬輿中書侍郎平章
事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宏憲刑部尚書致仕贈右僕射
下邽白居易樂天由開元以來訖于會昌四君子相望
凛然猶有生氣忠民常以此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式
焉紹聖二年正月知州事營丘王君闢之聖涂下車問
民疾苦曰吏驁而民困故聖涂為州拊養柔良知其飽

飢鉏治姦猾幾於傷手治聲翕然邑中豪吏故時受賕舞文法者相與謀曰屬且無類即以智籠小駃吏羣訴於部使者聖涂不為變且歎曰白頭老翁安能録録畏吏苛民耶亦會部使者察其為姦而聖涂治郡政成時休車騎野次咨問故老訪四賢之逸事而三君之政寂寥無聞盖士安即賜死而敬輿别駕不治民宏憲雖在州六年亦嘿耳樂天由江州司馬除刺史為稍遷故為郡最豫暇有聲迹又其在州時詩甚傳東樓以宴賔佐

西樓以瞰鳴玉溪登龍昌上寺以望江南諸山張樂巴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識其處所於是一花一竹皆攷於詩復其舊貫種荔支數百株移木連且十本忠於一時遂為三峽名郡聖涂乃以書誇涪翁曰為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鰥寡之病使遠方民沐浴縣官之澤可謂知務矣掃除四賢之室思欲追配古人可謂樂善矣樂天去忠州於今為二百七十有九年在官者緦緦然常憂瘴癘之病已數日求去故

樂天之道事蕪沒欲盡聖涂齊人也盖不能巴峽之風土又其擊强撥煩材有餘地而晚暮為遠郡守乃能慨然不倦興舊起廢使郡中池觀花竹欝然如元和已亥時追樂天而與之友聖涂於是賢於人遠矣聖涂為州之明年六月而涪翁為之記

吉州廬陵縣令題名記

昔皇甫湜持正言廬陵户餘二萬有地三百里縣當刺史理所令日兩趨衙退則祇承録判將校事相關臨煩

言易生凡事難專於今戶籍號稱七萬刺史府官屬與郡伯子不同所以病令使役難供者猶不一也素不乏令稱治者常少按求版籍由太平興國改元而上無傳焉由馬逹下訖李景元三十有七人歲月官資以能右選格應入遠罷不以理或以故去皆可欵識今令陳適用汝器始辨刻石以圖永久維三十七人其政之燬惡則遺民老吏之言猶在去而顯於朝其能否則載於士大夫盖不必書適用資直方行事如破竹不能為人下

其擊伐人不避豪貴其為政老姦吏縛不能展手其牧民善去敗羣者其簿籍如謹細書生所抄書予欲考馬君以來政事與適用度長比短差其功最使并刻之而未暇以廬陵之難為令而稱治其才可知已

黔州黔江縣題名記

黔江縣治所蓋楚開黔中郡時哥羅蠻聚落也於今為縣二鄉七里户千有二百其秋賦雇庸不登三十萬錢以地産役於公者八十有五其義軍二千九百招諭夷

自將其衆者五百七十其役於公之人質野畏事大畧與義軍夷將領不殊也使之非其義或跳梁不為用决訟失其情或膚畧以償直暗則小智者亦涵疆畔而為欺懦則細黠吏亦能用其柄市𧸖𧸖以百計市蜂蠟以千計則夷以長吏為侮寛則以利啗胥徒而苟免猛則鳥獸駭而奏箐中矣至今得其人櫛垢爬痒民以按堵而異時居為難治吾不知其説也滕西逢興文為黔州軍事判官會王君任以憂去二年不除代有司以興文署

令遂以治聲聞蓋其人練達吏道故不以假攝為一切
之政老於憂患故雖攝事彌年而不倦事事舉以詔條
迨將去如始至府庫簿書如墉如櫛不鄙夷其民子弟
教之故其政無六疾而夷夏安之縣舊無題名記與大
懸其太陋求之故府與其老吏乃自熙寧庚戌得趙君
洙以來十人刻石以為後觀而屬余記之子產曰抑人
有言曰蕞爾國夫有社稷民人王事均也豈可忽哉與
文之舉於是合矣後之人有此六疾而求治吾不知也

無此六疾而邑不治吾則不信也故悉書之以告來者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晉陵邵君叶為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生于便坐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令君殆將有嘉政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不然此不蒔而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何也乃相與廓其室四達為亭命曰瑞芝犇走來謁記於豫章黄庭堅黄庭堅曰予觀神農草木經青芝生泰

山赤芝生衡山黄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黒芝生常山皆久食而輕身延年而不老葢序列養生之藥不言瑞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黒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黄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氷而世之所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考於信書自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及漢孝武厭飫四海之富貴求致神仙不死天下騷然元封中乃有芝草九莖連葉生甘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于民

問勵精萬事事無過舉然廟享數有美祥傾甘心焉故復修孝武郊祀以瑞紀年元康中金芝九莖又產函德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嶽果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予又竊怪漢世既嘉尚芝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所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於朝沒則烝嘗於社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柳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鷄豚則不必麟鳳在郊掫黠吏不舞文則不必虎北

渡河里胥不追擾則不必蝗不入境此其見效優於空文也耶昔黄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鶡雀來自京兆舍中飛集丞相府上霸以為皇天降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畧有餘而微信奇怪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僞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為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反風降雨遷弘農太守驛道多虎崤澠不通昆為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名入為光禄勲詔問昆江陵反

風滅火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由君子觀之張敞之篤論世祖之知言建成之文不如光禄之質也雖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將徼福焉焉可誣也又嘗試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指佞蓂莆扇庖蓂莢紀歷嶰竹生律既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世之有芝草特未定也邵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邵君又喜能好修求自列於循吏之科故

其氣𧄎而取之異草來瑞使因是而發政於民�恒而無倦民將盡力於田士將盡心於學則非常之物不虛其應且必受賜金增秩之賞用儒術顯於朝廷矣豈獨夸耀下邑而已乎故并書予所論芝草循吏之實使歸刻之

河陽揚清亭記

河陽縣令治盟津西晉潘岳安仁所治縣也慶歷中著作郎知縣事鮮于亨慕潘令治民有聲相傳以為父老

不伐其桃李於是築亭於其囿曰聯芳架閣於其沼曰揚清意若同循吏之臭味有激於貪濁云才四十年來者不嗣垝垣汙泥民吏歎息元祐三年某月宣德郎知縣事高元敏求父吏事膚敏不深鞭罰而政和乃浚沼開囿陸藝桃李水植芰藕稍繕故址作亭用其名曰揚清名因其舊不擀前人之善也土木之功不若前人愛民力之不易也既落成伐石乞文於予予為作詩詩曰邑有社稷古千户侯吏不自喜以歲月偷高侯為邦民

不吏賕吏姦輙得有距有鈎去其螟螣麥禾既秋與民憂之與民樂之安我燕居民勸作之匪我自逸前人度之草木茂止鳬鴈于水賓賛士子于食酒醴男耕不遲女桑孔時高侯宴喜去其思之

東郭居士南園記

以道觀分於嶄巖之上則獨居而樂以身觀國於蓬蓽之間則獨思而憂士之處汙行以辭祿而友朋見絶自聾盲以避世而妻子不知況其遠者乎東郭居士嘗學

於東西南北所與居游半世公卿而東郭終不偶駕而折軸不能無悶往而道塞不能無慍退而伏於田里與野老並耡灌園桑屋不以有涯之生而逐無隄之欲久乃遽然獨覺釋然自笑問學之澤雖不加於民而孝友移於子弟文章之報雖不華於身而輝光發於草木於是白首肆志而無彈冠之心所居類市隱也總其地曰南園於竹中作堂曰青玉歲寒木落而視其色風行雪墮而聽其聲其感人也深矣據羣山之會作亭曰翠光

遥而視之土石磊砢緣以松楠遠而望之攬空成色下與黼黻文章同觀其曰翠微者草木金石之氣邪其曰山光者日月風露之景邪不足以給人之欲而山林之士甘心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因高作閣曰冠霞飽明遠詩所謂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者也蟬蛻於市朝之溷濁翳心亨之葉而乾沒之輩不能窺是臞儒之僊意也其宴居之齋曰樂靜蓋取兵家陰符之書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廉陰符則吾末之學也然以予說之行

險者躁而常憂居易者靜而常樂則東郭之所養可知矣其經行之亭曰浩然委而去之其亡者莎鷄之羽遂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翼通而萬物皆授職窮而萬物不能攖豈在彼哉由是觀之東郭似聞道者也東郭開若言也曰我安能及道抑君子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者也我為子家婿軒冕不及門子之姑氏懟我不才者數矣殆其能同樂於丘園今十年矣可盡記子之言我將劚之南園之石他日御以如皐雖不獲雉尚其

一笑哉予笑曰士之窮乃至於是夫於是乎書東郭之鄉族名字曰新昌蔡曾子飛作記者豫章黄庭堅

大雅堂記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槩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

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日汩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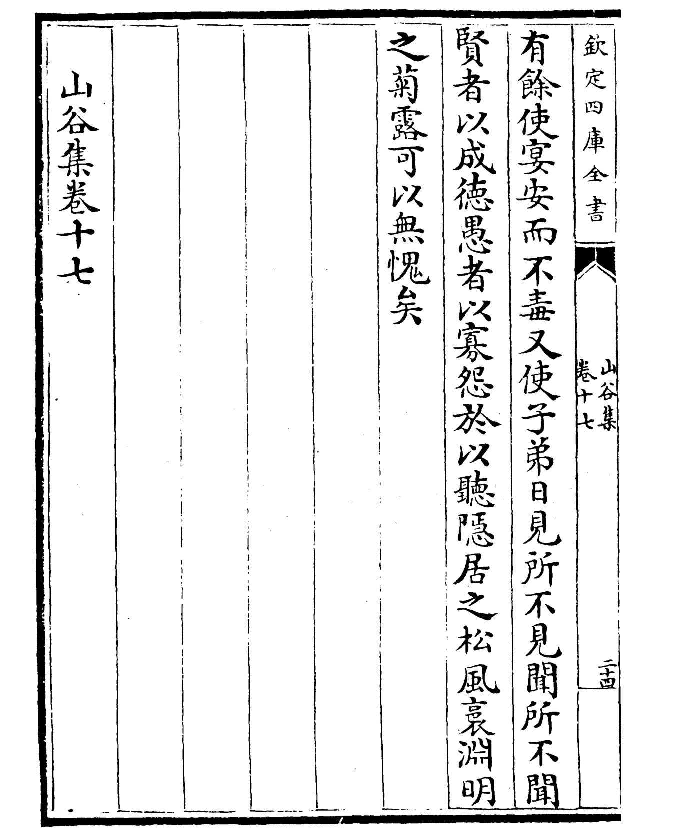
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氷釋於斯文者乎元符三年九月涪翁書

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身而已鐘鼓管絃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間者哉貴者知軒冕之不可認而有收其餘日以就間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

以就閒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有白圭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更二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間自名松菊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逌然笑曰韓子真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閒者予今將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研桑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衆樂之去歌舞者豈可以樂此哉卹飢問寒以拊孤折券弃責以拊貧冠婚喪葬

以拊宗補耕助歛以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粲然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桑何時已哉金玉之為好貨悖入而悖出多藏厚亡他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空為之哉雖然歌舞就閒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



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以聽隱居之松風裒淵明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山谷集卷十七

山谷集卷十八

宋 黄庭堅 撰

記十四首

江州東林寺藏經記

元豐三年夏四月提點寺務司言大相國寺星居院六十區院或有屋數楹接棟寄閭市井犬牙庖煙相及風火不虞請合東西序為僧舍八區以其六為律院以其二為禪坊詔可之賜祠部度僧牒一百給其費其六年秋七月落成賜兩禪院名其東曰慧林其西曰智海尚書禮部言淨因院僧道臻奉詔選舉可住持慧林智海院者今選於四方得蘇州瑞光院僧宗本江州東林寺

僧常總詔所在給裝錢上道聽乘驛於是常總自稱老病山野不能奉詔禮部以聞詔勿奪其志總公天下大禪師門人常數百或千人方京師虛慧林智海以擇士也禪林之子弟皆願其師得之及總公不出而道俗傾動相與謀曰吾師不肯為西用又將棄東林而追之於窮山凡可以安總公者皆盡心力為之於是能者致力巧者獻工富者輸財辯者勸施數年之間為夏屋千楹其廢興則自有記最後度為轉輪蓮華經藏屋未及成

而遣其徒永邦来乞予記予見邦之為藏經其物材無苦調護墨工是正板籍積書如山盡歷邦手如數一二予以謂能成總公所商度無疑也予問邦夫用力則外爂而不来用智則物猜而不應不用智與力物歸之無極此其故何哉邦之言曰蓮華藏世界海非人非天虎嘯於陘震風薄木龍鳴於川大雲垂空若有召之者而不知其所從来吾師之道芒乎眛乎物故萃乎予應之曰如總公之不應詔而西也似若有謂未必直其妙處

然而来者芸芸豈真知之者耶子勉之藏成予為若作記元祐六年某月既没總公之世而經櫝猶在寓舍及其門人思度時邪與後来主事者枘鑿有不合因謝去久之度来告曰轉輪藏及藏殿今有六乞士發心猛烈殆將化成惟是藏經者邪有�焉而先師之手澤也願終先師之志刻石記之黄庭堅曰方總公盛時化蟻穴蜂房為廣厦百區何其易也比其晚節末路度成一經藏而身不及見又何其難也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

縞行百里者半九十者手抑扨而有者其成壞自有數當成於度之世者雖總公亦不得扨而有之耶古之得道者閱世或餘百年而棲遲蓽門之下雖有大檀越不聽增一草蓋知三界一切法衆生諸煩惱即是道場堅固法在此不在彼耶

南康軍開先禪院修造記

廬山開先華藏禪院江南李氏中主所作也初中主年十五先主秉楊氏國柄鎮金陵留中主與宋齊丘參廣

陵政事中主年少好文無經世之意喜物外之名問舍於五老峯下欲蟬蛻冠冕之間鳳鳴林丘之表有野夫獻地焉山之勝絶處也萬金買之以為書堂時方多故未暇會先主開國身任世子稍駸駸於富貴然語其舊遊未嘗一日忘廬山也其後中主嗣國數年乃即書堂為僧舍蓋方其富盛時傾國服為之亦推野夫獻地為已有國之祥故名曰開先以了山道人紹宗主之所謂拾枯松煑瀑布者也及中主作洪都蓋嘗弭節雍容故

榻與畫像存焉太平興國二年又賜名曰開先華藏然其主僧率以行義耆老至善遅時乃有衆數百人所謂海上横行遅道者也於是開先始為禪林矣由宗十四傳而今行瑛出焉自瑛之前有道行者或不屑於世務有幹局者或義不足以感人故其補敝支傾僅僅有之不足言瑛得道於東林常総其材器能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初苦瘓癖屢求去而不可卧病坊者餘三年乃作意一新之惟表章李氏時佛

屋一區以其壯大簡古留為後觀後人所作僧堂一區亦高深安隱視佛屋兄弟也故不毁開先之屋無慮四百楹成於瑛世者十之六窮壯極麗迄九年乃即功方來之衆與其勤舊雖千人宴坐經行冬夏無不得其所顧賓客之有事於四方者雖數百人夜半而過門無不得其所求盖廬山開先棲賢歸宗圓通四禪院飯游客常居飯僧之半而瑛以其餘與遣化於四方之所入興舊起廢其成功也難故其落成也乞記於豫章黄庭堅

庭堅曰夫沙門法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斵薪續禪牀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篾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中民百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為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可不忌耶瑛曰然有是也今法王真子為世界主佛毋淨聖同轉道樞泰山之雲雨天下河海潤極千里何憂魔

事耶雖然廣明之盜三災彌綸一切共業影響豈特末法比丘之罪邪會昌之詔吾又有以訂之其説不過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夫毗盧遮那宫殿樓閣充遍十方普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别彼又安能廬吾居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佛無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雖然妙莊嚴供實非我事我於開先似若夙負成功不毁夫子强為我記之我住此山十有二年隨縁所作窮於是矣

我將煑東溪之茱縣折脚木牀以待夫子解腰而共飯黄庭堅曰此上人者盖如來藏中之説客菩提場中之游俠邪欲作記者亦窮於是因自書使刻之

洪州分寧縣雲巖禪院經藏記

江西多古尊宿道場居洪州境内者以百數而洪州境内禪席居分寧縣者以十數二十年來住持者非其人十室而八也其有民籍而單丁住持上官租者十室而五也分寧縣中惟雲巖院供十方僧山谷道人自為童

兒時數之未嘗得人其號十方名存而實亡矣元祐末山谷以憂居里中有玉山僧法清尸此禪席而十方僧往來不得展鉢託宿清聞山谷嘗道雲巖初無藏經慨然欲辦此緣其人才智足以興事而道行不能感人論者紛紛而中廢清亦得罪去矣韶陽老人得道於黃龍祖心禪師被褐懷玉隱約山間二十餘年矣卧言山野不解世事無出山爲人意邑中賢士大夫及其耆宿商度曰欲興雲巖法席必得本色道人若是則莫宜韶陽

公於是逼致之韶陽公皤然受請入居方丈之東死心寮中居數月粥魚齋鼓隱隱磁磁聞者動心升堂入室肅肅雍雍觀者拱手韶陽公曰與十方人作粥飯緣則可矣非老人為道而来之意古人云我若一向舉揚宗乘法堂前草深一丈吾恐雲巖門外荆棘生焉不得已衆竭力為我置藏經且於末法中作佛事衆亦不解老人語而謀為轉輪蓮華經藏庇以華屋大為經堂嚴以金碧有山者獻木有田者獻穀如此且閱三歲檀化為

魔種種沮壞韶陽壁立不戰不祈諸魔所攝去魔即佛作大莊嚴遠近傾倒魔為擅自謝負隨鳴鼉伐鼓相我成功於是四方来觀者乃曰江東西經藏乃十數未有盛於雲巖者也而此經藏者發端於山谷不得不為之記山谷曰物之成壞蓋自有數要以有道者為所依然後崇成韶陽所以不得已而置藏經是中有正法眼句禪子自當於死心寮中求之凡此藏經主工者僧悟檝如京師印經者僧希文韶陽老人者大長老悟新山谷

道人者謫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黄庭堅

洪州分寧縣青龍山興化禪院記

幕阜山之東黄龍山之下曰青龍山背山而向溪有道場曰興化禪院相傳以為隋初有頭陀卜築此山得名曰靈基院至會昌而籍沒大中再許度人有利相禪師實化草萊皆為金碧號澄心院嗣興者曰伏虎禪師嵗遠失其名蓋常以道行伏虎鄉民生敬其經行死奉其塔廟至今遺基巋然水旱猶請禱之此後子孫食其田

宅而已至慶歷中賜名興化禪院於今七世無赫赫可紀紹聖丙子歲衆請漳州僧以弼住持弼嘗入黄龍心汾潭文之丈室自以為聞得力句於東林常總禪師不能補壞支傾偷過歲月鋭意興作必欲自我一新之尚有東林之規摹又得長沙僧志秀為之佐故七年而大厦彌山凡所以尊崇經像安養聖賢包容作務館穀賔客無不稱事高明顯融又裁杉十萬以闢盛衰葢方事之初民慎展者家有古墳櫧林相其材可大用而人以

為不可得已而櫧林之中夜聞鐘梵或以告獮試往喻之慎氏四十餘院欣然同施人歆其祥於是傾財獻力遂崇成耳惟積歒難振大縁難成非其時不興非其人不能夫更六世而補破支壞粗合茍完可謂積歒矣空山之間四旁去州縣逺徹故作新費以鉅萬可謂大縁矣櫧林鐘梵非所應有而驚動此其興之時也獮以浄行而主此縁秀又為之竭力凡一切作務病者不悔死者不怨皆曰今我盡心盡力必將恵我三昧其人又能

也夫東林千歲之功發地除之不遺一像一室為屋千楹成壞無不如意然未及以道接十方也而化去今獨尚未老訖臻厥成尚行總公之道哉故為之記記其興廢而勸請之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禪院記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院者考之載籍不知其所本父老言曩猶有石刻云院基於晉承和二年而亡其名又言江南李昪初為徐溫乞子時徐知訓不能容昪昪置酒伏

斂士欲殺之行酒吏刁彥能知其故以手爪語昇昇寤
起走伏於此院北山間古松下以免及昇有國名院曰
永壽云其後僧紹熙焚巢毀像掃地幾盡天聖初知縣
事太常博士董黃中逐紹熙以授僧自元而院中興景
祐大饗帝於明堂賜院名曰吉祥元之徒繼主事者曰
可旻亦有道行俗緣以故其佛事崇成上北山斬竹開
屋凡數十楹旻死其弟可云可暹敗隳寺居畧如紹熙
時鐘魚不鳴像設風雨云等不能有迺求以十方人主

事閲知縣事晉陵胡宗質開封李士高始以邑中士大夫耆老之願起宣州廣教禪院僧慶餘傳法住持蕪湖未嘗有十方院院又蕪廢不可措手人以為興之難而餘以元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來就法席是日竹筍彌山人（人一作道俗）以為瑞有屠者故凶忍於是昉欲解牛三夕不能奏刀已而牛見夢送我吉祥院屠以語市中人市中人則共買牛與吉祥至今以供麥磑方念作經藏而法教自鳴餘亦不知寒暑日乞於市上風餐雪履道

無行人而夫須襏襫出作佛事故邑人動心焉其耆老亦有修禪奉律信有是道者以是坐賈行商與田閭著姓破慳捨有日月至焉然餘貞貧士一錢而乞之而人有施四十萬者故歲行八周興舊起廢於今可以安方来禮勤舊下逮冗從皆有舍區又為大轉輪經藏其費鉅萬方歲之不易居民薦菑於水火若不可為而餘之立志如山不可回奪餘之言曰蕪湖古大縣嘗為丹陽郡治所直中江之會舳艫相屬千里連檣輔我者衆則

吾事當有濟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吾以是歿吾世為之以成難成一作是故能成難成遂濟登玆黄庭堅曰此山蓋為永壽院者幾百年為吉祥院者又五十年矣今乃蔚為禪居再閱興廢可為累歎物之成壞相尋憑虛而責實蓋難為功今餘之功緒且終是必將齋心服形退藏于寥延四方之有道者為之治供養豈使法鼓虛鳴反為磑下牛所笑哉故為之記其所從來使後有考焉餘蓋授法於太平州興國脩睦而其同學弟仲珪實左右之

南康軍都昌縣清隱禪院記

發豫章下流略鄱陽之封據彭蠡上游距落星灣輿行一舍舟行百里有大聚落是為古之鄡陽今為都昌縣治所山悠而水遠能陰而善晴升南山而望之如李成范寬得意圖畫蓋南山之於都昌如娟秀人直其眉目清明處也其東則謝康樂繙經臺其西則石壁精舍見於康樂之詩石壁之灣迴古木怪石又陶桓公之釣臺也野老巖之下盤折為隈隩其土泉甘而繁松竹曰清

隱寺者唐泰陵皇帝所賜名也其後縣令陳杲用咸通敕書改築於南山之陽自爾餘百年閱廢興多矣守者非其人至無用芘風雨以食熈寧甲寅令王師孟初得廬山僧建隆主之遂為南山清隱禪院乙夘丙辰而隆卒長老惟湜自廬山来百事權輿願力成就而僧太琦實為之股肱於今八年宫殿崇成凡所以安衆作佛事者靡不斬新松竹欣欣安樂雨露而無斧斤引高泉以致日用器械奇巧如人血脉周流於百體也陰房蘚壁

戶牖通達昔者蟲蛇之寢廟虎豹之燕居無不畚築丹堊糞其寛衍以為園蔬老者有所休壯者有所游少欲而常足無聚祿而望人之腹余得意於山川以来隨食南北二十年矣未嘗不愛樂此山之美故嘉歎清隱之心賞風月而同歸清隱曰吾與子同與不同付與五湖雲水惟是艱難以至燕樂强為我記之清隱出於福清林氏飽諸方學最後入浮山圓鑒決遠之室浮山臨濟之七世孫如雷如霆觀父可以知子矣

吉州隆慶禪院轉輪藏記

維物外禪師冲日有道行以江西楊氏順義中築室於廬陵郡之仁山其言傳故院不廢至于今為隆慶禪院熈寧乙卯禪師利儼自黄龍慧南道人所來樂仁山而駐錫焉儼器宇重深才智能任事其初舉事緣占知人心告以刻華嚴經論板書經費鉅萬人勸其功期月而成儼曰黄龍知見之香可以普薫斯人矣於是安意莊嚴此山即以其書告衆人曰吾師云五十六億萬歲當

有大丈夫来自善𧰟天於龍華菩提木下三轉法輪度諸有緣人稱其所有施法佛及僧是為将来聽法種子會盟以二月十九日至元豐三年其日遠近皆會有異僧来吃飯忽不知所如道俗震動四年六月會者傾江西湖南而僧伽浮圖出光明相照此會人無不歸心故儼因此會供施轉化多人為轉輪經藏木石金碧妙天下之材百工妙天下之手閲二歲而崇成機發於踵大車左旋人天聖凡東出西没𤰞工神械耀人心目其費

無慮二千萬皆人自勸非機巧智力所能儼之言蓋如此豫章黄庭堅曰夫一缾一鉢行若飛鳥而宴坐十年荆棘草萊化為金碧歲無豐凶施者常滿門彼非大有才智鼓舞斯人安能若是因其落成為之記

懐安軍金堂縣慶善院大悲閣記

直金堂縣南有山如城壁東西行者風雨以為保障是謂金堂山有一峯發於其麓自北而南出絶峯上極得地坦平表裏見其江山縣之爽塏處也縣南故有僧房

曰天王院天聖中賜名曰慶善為舍五百楹成於僧化之師文紀至化之乃度作千手眼大悲菩薩閣於峯頂規摹之初智者笑之愚者排之化之意益堅其求於人不避寒暑雨雪其受人施不計貧富多寡積十五年而功乃成於是又即山南北而為宮與大悲閣高下相望為屋將百楹矣初其匠事未能半而壯麗宏敞動人心目於是笑之者皆助之謀排之者皆借之力已而檀施傾數州其用錢至一千萬然後聖相圓满千手所持多

象犀珠金間見層出無一臂不用不以人功歲計所能辦也觀者傾動或至懺悔涕泣於是化之自武其功因余外兄張子安乞余文記之子安亦言化之醇樸不琱鎸盡心於佛事所作殊勝可紀也按千手眼大悲菩薩者觀世音之化相也維觀世音應物現形或至於八萬四千手眼皆揚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為八萬四千不可措手故作千手眼相曰後世雖有善工不能加也已而果然今之作者皆祖惠之云金堂本廣漢郡之新都聚

邑至唐咸亨中以金堂山而名其縣化之其縣人也子安通直郎知金堂縣事張君禔也大悲閣作元祐二年之九月將落成於新天子改元之某月

瀘州大雲寺滴乳泉記

瀘州大雲寺西偏崖石上有甘泉滴瀝一州泉味皆不及也余名曰滴乳泉然寺僧宗惠埋其上泉滴來不汲似爲死骨所觸余聞葬書死而葬泉源者其子孫皆當病水癰而死其毒數世不已惠若有子孫可忠告之

遷以避數世之禍

吉州西峯院三秀亭記

廬陵比缺守郡以它吏攝承託宿傳舍吏胥視民為俎豆執鞭者衆羊失其牧歲歲仍饑饉夜有抱鼓不治聲聞京師元豐六年春詔用壽春魏侯魏侯有家法以吏能名一世至則引見官吏問救敝所先下書教民諭以善語奬振才能昭勸不勉戒敕宿負聽以功除按行州左右曹三獄累械至三百餘决其得情引慝釋其黠染

攀牽唯上請須報遠逮證左與縶輕而捕重者乃付有司其所裁遣盖去三分之二人氣以和下車之十二日芝草二本産於州院獄門之東其後得一本於郡齋便坐之室而最盛於西峯僧舍之秀野亭一月之間凡産芝二十餘磊落權奇人物象成最後寺僧来獻黄芝異本同頴黄者慶色異本同頴者不爭之祥令郡侯樂士愛民天澤優渥五穀順成鈔盜其將衰息健訟之民且化為慈祥弟友魏侯亦將鴻漸於臺省以受福民之慶

則靈芝之生不獨為吉瑞魏侯因即秀野亭以為三秀屬豫章黄庭堅記之魏侯名綸字君俞其歳之六月甲戌記

吉州慈恩寺仁壽塔記

吉州東山慈恩寺治平皇帝賜名也寺有江南李氏保大中刻石曰龍興寺而高僧傳言仁壽舍利塔在發蒙寺寺三易名其歳月皆失款識其傳曰隋文皇帝方隱約時有異人以舍利一掬與之曰以此福蒼生因忽不

見帝以示僧曇遷置堂中閱數日數有盈縮遷曰吾聞法身過於數量非世智所及此未可量有尼智遷數大言人以為狂而不信陰謂帝曰象教堙沉一切鬼神皆西兒當父母天下其後周失其牧隋文受命仁壽改元廼詔分舍利三十置浮圖於天下高爽地所至皆發祥下瑞三年又以所餘舍利五十有三分置五十三州皆選有道行僧調護至其州卜吉地為浮圖吉州發蒙寺其一也實以西京光明道場僧慧最將命發地八尺得

豫章板古甓甓中置銀甖舍利觀者皆震動唐天祐中夜雷雨大晦冥厥明視之浮圖左旋殆且盈尺故基宛然不相函蓋非人力所及靈瑞傳聞崇奉傾数州由天聖以来屢見光景志怪者或過其實而曲士持議以為無時道彼恢詭譎恠流俗喜傳無以為有寡見淺聞又裁耳目之外謂之不然故曰夏蟲不信氷霜醯雞斷無天地彼何足論大方之家故咨攷實録遺主塔僧師恵以告来者師恵喜事有經論學樂以余言勒之金石

天鉢禪院準禪師舍利塔記

維東福勝故號天鉢有来鎡錤在同光之末令初堂堂大覺印可干戈日尋禪子宴坐真人開宋六合為家時維令準以弟繼初持臨濟家法鼓板鐘魚寂寥百年有僧父子父餬其鄰子乞于市文慜重元海岱維清如雷如霆十州震驚肓者得眠檀者傾施日飯三百猶不賜覺海若冲提印了空雪山醍醐法示一味飲者不同冲子智航蓋士夫選諸根猛利透出魔骨昔在天鉢風雨

及牀瓶鉢三世冬温夏涼有窣堵波畚築所開發函得骨莫詔其誰稽首摩拂舍利涌出銜齒附骨如珠瑟瑟廼考圖記凖實藏此壽七十五同光之季累甓莊嚴鐘唄威儀使見聞發心維航智悲林下家閒得意自足蒿萊荆棘不純不縟因時成文證德訓俗如象遇雷如黿藏六攷石作銘閲世陵谷

清隱院順濟王廟記

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為樂無上兩足尊

初說脩姤路為海居種性開此甘露門故娑竭以無耳
聞經無姤以非男成佛維順濟王承佛記莂有大福田
為世津梁得自在力當時十處十會皆聽圓音今日三
江五湖不恙外護所以作南山之檀越應清隱之爐香
以佛事作神通化血食為淨供雖然太陽門下法士徧
周普光法堂當仁分坐不妨於法界海見作魚龍入觀
音門能施無畏鐘魚鼓板釋迦苦口丁寧雷雨風濤順
濟家常相助因行不妨掉臂南山飯在往來船非唯曲

為今時亦與後人作古記

自然堂記

佛者恵言吾同郡人自豫章来客於湖陰將二十年其居故屋數間舊開東軒於鄰室之籬角黯黒漸洳不堪人居蝸涎蛛網經緯几席有以改作告之者則應之曰未遑也閒而徘徊其下倘徉乎旁久乃得之因其舊蓋不易一瓦塞故嚮以為壁搴故壁以為明不加一木而堂成知言師而来者莫不粲然油然忘其歸予獨嘉其

意近於自然為之名曰自然堂且為道其所以名曰動作寢休頽然於自得之場其行也不以為人其止也不以畏人時損時益處順而不逆此吾所謂自然也彼體弱而健強名辱而羨榮汩汩然日有是心然且取混沌之術而假借之者自然尚能存乎雖然凡此者近之矣而未也若夫道之妙者則吾不能為若言之而使若得之也亦不能為吾言之矣言師善鼓琴丹青而不有其能讀經論多自得其意不事外飾如山野人可與言者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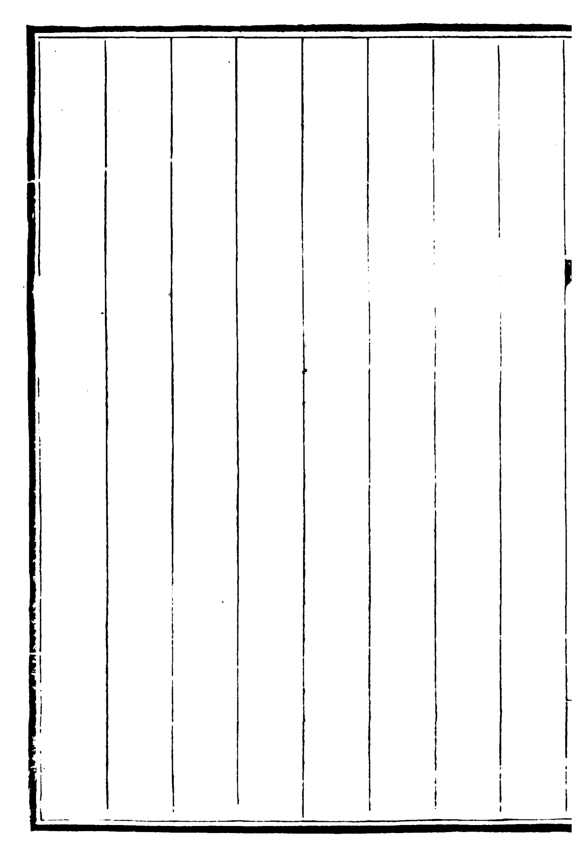
山谷集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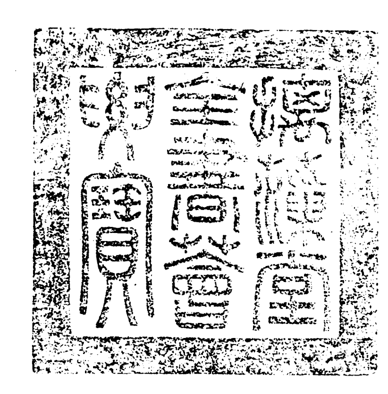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七第十六頁後四行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刋本動下衍無不動三字今删

第二十頁後七行於竹中作堂曰青玉刋本堂訛堇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八行由杜子美以来四百餘年刋本餘訛余據宋文鑑改

卷十九第九頁前五行與顧凱之畫可並驅爭先刋本凱訛覬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譚
謄録監生臣朱連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山谷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四十 集部

山谷集卷十九

宋 黃庭堅 撰

書三十五首

上蘇子瞻書二首

庭堅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常望見眉

字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使令於前後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愷悌約博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擢補郡輒上最課可謂聲實相當内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為難兼而閣下所藴海涵地負此特所見於一州一國者耳惟閣下之淵源如此而晚學之士不願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借使有之彼非用心於富貴榮辱顧日暮計功道不同於謀則愚陋自是無好學之志訑訑予既已知之者耳庭堅天幸早

有聞於父兄師友已立乎二累之外然獨未甞得望履幕下以齒少且賤又不肖耳知學以來又為禄仕所縻聞閤下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㑹閤下開幕府在於彭門傳音相聞閤下又不以未甞及門過譽斗筲使有黄鍾大吕之重葢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禮固有數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人之賢有以國士期人畧去勢位

許通書者故竊取焉非閤下之豈弟單素處顯何特不可直不敢也仰冀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一一與我並世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春候暄冷失宜不審何如伏祈為道自重

庭堅再拜自往至今不承顏色如懷古人項不作書且

置是事即日不審何如伏惟坐進此道以聽浮雲之去来容土不給伏臘尚可堪忍否夫忠信孝友不言而四時並行晏然無負於幽明而至於草衣木食此子桑所以歌不任其聲求貧我者而不得也且聞燕坐東坡心醉六經滋味糟粕而見存乎其人者頗立訓傳以示後世子雲安得一見之昨傳得寄子由詩恭儉而不廹憂思而不怨如南風報德之絃讀之使人凛然增手足之愛欽仰欽仰公擇莘老頗嗣音否師厚詩語氣益謹

嚴極似鮑明遠但因來不多復未果録寄耳比以職事在山中食笋得小詩輒上寄一笑旁州士大夫和詩時有佳句要自不滿人意莫如公待我厚願為落筆思得申紙疾讀如老杜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者朝夕須報惟君子之四時體道一致神明相之

寄蘇子由書三首

庭堅頓首再拜誦執事之文章而願見二十餘年矣宦學匏繫一州輒數歲訖無參對之幸每得於師友昆弟

間知執事治氣養心之美大德不踰小物不廢沉潛而樂易致曲以遂直欲親之不可媟欲疎之不能忘雖形迹疎濶而平生咏嘆如千載寂寥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而動心者然惟小人不裕於學相羊塵垢之外樸拙無所可用既已成就雖造物之鑪錘不能使之工也得邑極南幸執事在旁郡且當承教為發萬金良藥使痼疾少愈而到官以来能薄不勝事劇陸沉簿領中救過不暇筆墨不足以寫心之精微故欲作記而中休時因過

實有高安行李必問動静以其所言參其所不能言承典司管庫之鑰率職不怠懐璧混貧含者爭席良以自慰比得報伯氏書詩過辱不遺緒言見及敢問不肖既全於拙矣於事無親踈不了人之愛憎人謂我踈愚非所恤獨不知於道得少分否忝惟聞道先我為世和扁有病於此固聞而知之因来尚賜藥石之誨抱疾呻吟仁者哀憫向冷不審體力何如惟强飯自重

流落七年蒙恩東歸至荆州病幾死失一弟一妹及亡

第二子早衰氣索非復昔時人也性本踈懶鞭策不前以是未嘗得附動靜忽奉十二月二十四日所賜教存問勤重伏審憂患之餘台候萬福開慰無量端明二丈人物之冠冕道德文章足以增九鼎之重不謂遂至於此何勝殄瘁之悲況手足之情平生師友之地荼毒割之懷何可堪忍奈何所賴諸子有所立而季子文學幾於斯人之不亡也庭堅病起荒廢恐不能辦事欲引去而未敢太平遂請義當一往来夏秋間若病不再作

尚可祈見無階承教臨書懷仰

伏承端明二丈窀穸有期天下失此偉人何勝霣涕石刻得三丈論撰無憾矣不審幾時得刻石託誰書丹若未有人不肖輒為託名其上若自有人即已矣萬一不用書則用家弟尚質所篆蓋別託一相知人名可也三兩日即拏舟下巴陵出陸至雙井六日爾至即令家弟書篆携至荆渚二月末可復来也小子相娶石諒之女蒙齒記感激感激

見張宣徽書

豫章黄庭堅再拜獻書致政少師閣下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維古之德人其髙明有臨其靚深有威其潤澤在下其光輝在上使人望之而鄙吝之意消亦不容聲矣恭惟閣下道尊德貴而載之從來飯糗桑樞而山立乘軒委佩而超然出入諸公間如砥柱之屹中流也問學文章氷銷彼已惟道以為體

白首日新夙夜德人之事庭堅貧無行義之儲不見比數於時輩無以為左右重顧有事賢之心取予自信甚篤嘗與深識士大夫詠嘆盛德相講勸以為歸而身賤遠未得有足跡於門牆之下今日掃舍人之門非敢以小人固陋求言論風旨拜於庭而承顧盼進几杖而見嚬呻得所以不言而飲人者則淇澳之所歌昔聞其聲今見其實操豚蹄以祝雖所欲者奢而可笑先至後去以分東壁之光不可謂無意者也蒙冐清重重足以聽

命

答晁元忠書

庭堅百拜元忠足下未識足下之面因諸昆弟得足下之詩興託深遠不犯世故之鋒永懷喜怨鬱然類騷想見足下豈弟於學問故項追韻寫意於無能之辭雖仰高尚友發於呻吟而文章闇昧不敢以過雷門不謂堯民即以奉寄廼辱已來書及詩傾囊竭篋不秘金玉悉以相畀幸甚幸甚惟是盛見稱許愛而忘其醜欲爼豆

不肖於諸公之間豈不願盜名恐累足下知言爾往多故不即報度已察南来拘窘吏事雖江山相映發心不在焉如牆壁間作詩文與俗俯仰不足紀録得顯臣兄弟時持書册来講問撥置簿領一解顏耳承去歳不利秋官居閒當有自娱即日體力勝否昨所喻怨與不怨論事似不當耳苟志於仁矣其餘存乎其人不可聽以一律君子陽陽考槃與北門褰裳同為君子之詩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覯義理者固於其會怨與不怨

去道遠矣莊周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足下以為何如無階從容合并小詩仰報盛意因以當面願自保重

答郭英發書

庭堅頓首發春即治僦舍悉謝遣公家人唯兩僕夫備使令事事躬親所以不能嗣音更兩日僦舍亦畢工矣然自遠方来督書者凡七人又當作書累日甚覺勞敝也辱書承侍奉吉慶為慰雙井有可與同味者乎兒輩頗記憶大者讀書小者踉蹡幸無它耳舍弟未来聞疋

初到魚洞矣純上座歸嘉州將一月唐道人亦且行矣
七佛偈誰所作猶問五子之歌誰所作也五觀佛語也
為士大夫開此觀山谷語也東溪老廬山開先長老行
瑛歷陽公王安上純父是時為和州宗叔粲宗少文南
史有傳陸探微畫與顧凱之畫可並驅爭先少文茂深
略同時也西臺禮部員外郎李建中名士也國初權西
京御史臺故時號李西臺書蛛絲所謂蠨蛸在戶者煤
尾屋塵屋塵合墨醫方謂之烏龍尾銀鉤蠆尾晉征西

長史索靖妙得崔張筆法自言吾書如銀鈎蠆尾山芥紫栮計是佳蔬但恨為聚蚋之味所敗耳銅卝研少留意幸甚烏豆粥大烏豆一升隔宿洗淨用七升水浸明日入油一斤炭火煆至晚當糜爛可煑三升米米極熟下豆入白糖一斤和匀入細生薑碁子四兩是謂粥矣纏頭事不能記其人姓名未可得信三子名字訓作書忙又未能就庭堅再拜

答何静翁書

庭堅再拜何君足下去年辱惠書過有稱述意足下隨世毀譽未必自得之耳又多病之餘嬾慢成性鮮自源歸時不能即奉答亦以今世民之師師不知行道以先覺覺民學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啓迪後進故學者不知重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學而取友因以卜足下誠有意於兹事否也專使來繼辱書問勤懇不倦愛一世之所棄敬衆人之所慢足下真自得之者耶所寄詩醇淡而有句法所論史事不隨世許可取明於己者而論古

人語約而意深文章之法度盖當如此如足下之所已得者而能充其所未至生乎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也然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汎觴溝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學誠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方將觀足下之水波能徧與諸生為德也不肖去戎州或在秋冬之間大概已具王觀復書中矣無階從容望風懷仰千萬強

學自重他日拭目覩足下頡頏於青雲之上也

答李幾仲書

庭堅頓首幾仲司戸足下昨從東来道出清湘八桂之間每見壁間題字以其枝葉占其本根以爲是必磊落人也問姓名於士大夫與足下一游舊者皆曰是少年而老氣有餘者也如是已逾年恨未識足下面耳今者乃蒙賜教稱述古今而歸重於不肖又以平生得意之文章傾囷倒廩見畀而不吝秋日樓臺萬事不到胷次

吹以木末之風照以海濵之月而詠歌呻吟足下之句實有以激衰懦而增高明也幸甚庭堅少孤窘於衣食又有弟妹婚嫁之責雖黍知從先生長者學問而偏視白髪不得已而從仕故少之日得學之功十五而從仕之日得學之功十三所以衰懦不進至今落諸公之後也竊觀足下天資超邁上有親以為之依歸旁有兄弟以為之佽助春秋未三十耳目聰明若刺意於德義經術所至當不止此耳非敢謂足下今日所有不足以豪

於衆賢之間但為未及古人故為足下惜此日力耳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惰歟則不得歸怨於世也凡為足下道者皆在中朝時聞天下長者之言也足下以為然當繼此有進於左右秋熱雖未艾伏惟侍奉之慶龍水風土比湖南更熱老人多病眩奉書草草唯為親為己自重

答王補之書

庭堅再拜補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屋間嘗與李師載兄弟遊因熟知閣下才德此時方以見聞寡淺日夜刻意讀書未嘗接人事故不得望顔色其後從仕東西憂患潦倒每見師載猶能道補之出處今者不肖得罪簡牘棄絕明時萬死投荒一身弔影不復齒於士大夫矣所以雖聞閣下近在瀘南而不敢通書忽蒙賜教禮盛而使勤詞恭而意篤所以奉王公大人者投之御魑

魅苟活人之前始懼而不敢當讀之赧然惟是先公全州之政名實相權重以李誠之所論誤可信不疑以治人罪垢不可洗湔雖强顔稱述但汚辱先公耳惟閣下文武不疚治邊郡有聲是將震耀功伐自昭於青雲之上以篤前人之烈且當屬之王公大人得意之士而自貶損記名於不肖何哉在中朝時挾文章有名譽居庭堅之右者甚衆閣下不取諸彼而取諸此何好惡酸醎與時異哉平居其言不見信於人况於罪戾有言不信

之時閣下何取焉加以憂患之餘神明去幹舊所記書昏忘畧盡窮鄉又無書史可備尋繹提（一作挺）筆臨紙茫然不知所云而辱諉託丁寧期於必得勉輒承命書其大略言語昧陋安能增光輝萬一以慰孝子之思以滿全人之意遽授来使病於夏畦庭堅再拜

答王子飛書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脉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州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

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
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
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
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若見為問訊千萬

與王庠周彥書

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夫悲痛不能已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者也可惜可惜立朝堂堂危言讜論切
於事理豈復有之然有自常州来云東坡病亟時索沐

浴改朝衣談笑而化其胸中固無憾矣所惜子由不得一見又未得一還鄉社使後生瞻望此堂堂爾欲作詩文道其意亦未能成秦少游沒於藤州傳得自作祭文并詩可為霣涕如此奇才今世不復有矣所寄詩文反覆讀之如對談笑也意所主張甚近古人但其波瀾枝葉不若古人爾意亦是讀建安作者之詩與淵明子美所作未入神爾見東坡書黄子思詩卷後論陶謝詩鍾王書極有理嘗見之否孫伯遠善論文章之美惡嚴君

可長在筆下公能致此二士館之當有得耳

與王子予書

比来不審讀書何似想以道義敵紛華之兵戰勝久矣古人有言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策而游息書味猶在胷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節自迎刄而觧也古人嘗喻植楊盖楊天下易生之木也縱植之而生横植之而生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日之

功皆弃此最善喻顧衰老終無益於高明子以謂如何

與歐陽元老書

蒙書喜比来起居不爽調護開慰無量寄示東坡嶺外文字今日方暇徧讀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来也亦改正數字今遣觀復手抄一通承肩輿與黄冠師衝冒山行又蔬食不把酒乃復勝健良助懽喜大概世俗之事於道術中擇可喜者行之譬如轂𮞉君聞滄浪之

水則藐之見汙泥臭濁能生蓮華則眼明蓋其無明習氣使之耳而高論自抗便謂不可染汙但可哀爾高明之士要須以聲為律而身為度也所論仲良刺石敢不敬承如仲良於不肖親厚無可言者但日太逼未能即成餘具季康書中

與唐坦之書 履字坦之取履之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若不犯家諱請即用之

頃得瀘州報承一藤已過趙市復還城中初亦不解然道人行止如雲蓋多如此遂不復念耳辱書乃知寓史

子山家主人恩意不勸遂因循度夏鷺鷥割股何可使瘡久不合耶鮮夏遂東歸耶亦處處乘流則逝得坎則止乎張祖祺便舟可惜失此一快也二親倚門十年妻兒有攻苦食淡之歎亦能久伏忍耶樂義堂中與兄弟共觀之銘孰大於是乎既要注脚行之而心中自以為宜推之於人而人以為宜則是義也有人亦若是無人亦若是正信調直終不覆藏則是樂也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古人之義也君子坦蕩蕩古人之樂義也古

人所謂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深根固蔕外慕休息空手到家啜菽飲水誰不欣然瀘戎間三伏中瘴癘方作更希珍愛

與王觀復書三首

庭堅頓首啓蒲元禮来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勩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

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

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苶
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
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
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
自可見其曰九鑽巴巽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
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
少安之餘賔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日到門疲於
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温禮數非公所

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三月二十四日

庭堅頓首辱書勤懇千萬委之以九鼎之重顧尫羸不能勝也所寄詩多佳句猶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為佳作耳報靜翁鄉行之美甚副此意所問勸靜翁求師取友而不以教觀復者盖觀復如此有餘耳如公才識禪家所謂朝生王子者也但要琢磨圭角耳任彖李

謂不知何時人此二賢者使得師友皆不易得也所寄

唐人諸詩皆有佳處甚慰觀覽也魯使君所欲作記極

不敢辭以既往青神見家姑欲行人事賓客會集衮衮

過日愈不暇留来人多日竟未能成史彥直既到官渠

當數有人還眉州令自此来取信甚易致也茶詞及爲

東坡與不肖所作十韻皆欲奉答而未成但未知它日

寄達所在耳策問十篇思深慮遠佳作也亦恨雕文勝

耳不肖在巴峽間所得人有李仔仁道本梓人而寓江

津二十餘年其人言行有物參道得其要老成人也有
王庠周彦滎州人行己有恥不妄取與其外家連戚里
向氏屡當得官固辭以與其弟或及族人作詩文雖未
成就要為規摹宏遠此君又東坡之兄壻也故亦有淵
源耳有趙縯子智者滎人作文皆道實事要為有用之
言然觀其作人未可知也蔡相次律張溥寛夫自不肖
到戎州朝夕相親近然次律事事優於寛夫它日或可
望為中州名士也有廖鐸宣叔者嘗東學京師才性明

利甚不在人下比来相師用意甚篤然憂其質不甚美韓退之所謂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畔去否庭堅既以江漲不能下峽則欲至青神見老家姑以是人事實客猥至今日方能作書遣来人作書又草草千萬照悉公至吏部改官且還營丘乎因書示諭

庭堅頓首公決行在幾時此别不足恨中原亭驛如流雖南北可數書不比劔外及牂牁夜郎之洪荒無詔也前卒還附書謝何靜翁不草草而靜翁乃云不得不肖

書試為根究恐小人輙以貨取之耳今年戎州荔子歳登一種柘枝頭出於邉臘平大如雞卵味極美每斤才八錢日飫此品凡一月此行又似不虚来恨公不同此味又念公無罪耳一笑一笑

答洪駒父書三首

駒父外甥推官得手書知還家侍奉吉慶為慰新婦諸孫想履夏具宜既不免應舉亦須温習文字詩酒須少輟也自頃嘗見諸人論甥之文學它日當大成但頗極

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采不但用文章照映古今乃所望者熙紹不知法源自何来又不知所葬者是何舍利以此難作文景雲又不知是禪是律有師承無師承可究問一二疏来玉父不及書想鉤深索隱日有新功比又為弟姪草数篇六韻詩適意思不堪未能寫寄鴻父更加意舉業須少入繩墨乃佳前要文字猶未暇作新書室政在大槐安國中耶師川應舉否比來翰墨亦可觀否老舅既免喪哀痛無已日在墓次亦苦多

病未緣相見千萬强學自重不具老舅庭堅白

駒父外甥教授别来三嵗未嘗不思念閒居絶不與人事相接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專人来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勝諸稺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数過讀不能去手繼以歎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

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惰嬾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為我雪恥罵犬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甚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萬一千萬强學自愛少飲酒為佳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

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来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與運判朱朝奉書彦博

庭堅再拜不學無術得邑僻左承前逋滯之餘簿書期會糾紛熟爛不可掇拾健訟之民一一不得氣詆郡刺史訕訐官長長短視遠者常得其影類多見聽追逮證左析楊相推囚繫索情溢出牢戸之外聽事以來于今八月惟是智度短淺裁割未有見效夙夜履氷須譴訶至則免冠就訊歸伏丘壑以安無能之分加以山野不曉事與中朝士大夫不相知聞故於門墻無一日之雅進寸退尺終不敢驟以書通今者豈有以不肖欺左右者

乎廼蒙過聽識拔於衆人之中以備使令承命悸然恐不任鞭策以負髙明之舉也然伏思閤下才品卓越簡在欽明將朝廷不異逺方之寄来作雷雨下車未幾恵威載於江西竊嘗訪之親識閒决事若流誠得執鞭走趨陪輔千慮之一實所欣慕大旆按行將臨下邑當以職事待罪輙自達小人之情秋暑尚爾伏祈調䕶行李為國自重

與胡少汲書四首

庭堅頓首辱書勤懇并惠示參前堂詩詞意深遠欽歎
霜後頗寒不審彼氣候何如即日想進學不怠體力清
勝遠寄山薑甚副所須蓋比居山堂中晨起常氛霧蒙
遠近日高乃相辨故須此耳舉道者碑甚佳不知彼方
猶能傳舉道者語録否試為尋訪舊於文字中似見有
之耳公家與不肖薄有瓜葛又是年契不但以令兄游
從故為兄弟丈人行非所以見處幸改之百冗奉狀草
率

庭堅叩頭頃得相見甚愛風度高明恨未得款語耳前年辱寄佳句并蘄簟適遭大故哀荒幾死天幸扶護歸次鄉里山川如昔觸緒隕心多病多故不復能與人事又賓客未嘗去門以是去年復辱書亦未能作荅然閒獨思念公於不肖勤勤懇懇非有他求特以草木臭味同爾相求於一世之所棄故雖淡薄如此想必不凝滯於胷次也承以令兄之哀疾苦復作幸即輕安家事所寄憂責未艾唯寬懷自重

庭堅叩頭𪭢嫂必孝友觧事家居唯雍睦則不以細故傷大義亦使亡者無憾於泉下矣念兄當此多難能自奮發否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蟬蛻照破死生之根則憂畏滛怒無處安脚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為害投子聰老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道行不愧古人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渠開卷論說便穿得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𨚫觀舊所讀書境界廓然六

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至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虛語

謝諸公所以未得如前約録近文奉寄爾因州中歸冬庭堅頓首辱書逼在邑中以故未得即歸又當往府中

夜長可手寫數篇往也二年來尤覺眼力不足數日來

漫服椒乃似有益冀漸得力冬夜可觀書耳年垂五十

百衰相現故思如少汲政好勤學爾所報令兄房兒女

詳悉甚慰誨諭存心處竊願公如此耳古人學問亦無

別用處舉斯心以加諸彼而已

與徐師川書四首

師川外甥奉議辱書恩意千萬審官守厭管庫之煩得宮觀之禄以奉親杜門讀書有味欣慰無量即日想家姊郡君清健新婦安勝兒女今幾人書中殊不及此何耶所寄詩超然出塵垢之外甚善恨君知刻意於學問時不得從容朝夕耳承以鄉中歳歉寓居同安同安美俗里中有佳士又四旁有禪老皆可人居必擇鄉游必

就士今兩得之矣士大夫多報吾甥擇交不妄出極副所望詩政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江季恭不幸可惜此君不死可髣髴孫莘老也潘邠老居憂莫不貧否胡少汲甚有志欲慕古人不知今何如相望萬里臨書增懷千萬珍重

庭堅頓首每見賢士大夫及林下得意人言師川言行之美未嘗不歎息也所寄詩正忙時讀數過辭皆爾雅

意皆有所屬規模遠大自東坡秦少游陳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將墜不意復得吾甥真頹波之砥柱也續當寫魏鄭公砥柱銘奉寄甥能忍夏蚊之噆膚而從瑩中遊真曠世之奇事也蒙諭當塗不可作久計誠然似聞已别有命須近詩漫往数篇老拙豈能如所云觀一節可以知其侏儒也

庭堅拜手辱書審涉夏以來同吕新婦侍奉八姊郡君萬福諸兒女無恙甚慰懷想承瑩中便向吳中失此淵

對何能不悵然老舅六月九日領太平事十七日奉朝
旨送吏部即日觧船至江口以嗣文同行遂為遠别亦
大風不可行留連方欲訣去會駒父奉其大母来又為
之留七日閏月十一日分手亦衝東風至蕪湖矣吏部
告示作初任通判人陞一季名次指射優便差遣三兩
日間亦漫投一狀也將家到荆南謀居居定或從容玉
泉鬼谷之間以須闕耳相望似不遠無因會面神往形
留千萬珍重十三日庭堅頓首

見即報承已除鄧州簽判想是所干乞但不知尚待闕否駒父才器不凡但未周於世事九娘甚競與諸兒皆渾厚有外家風氣其中必有可望者庭堅雖貧然將家向荆州亦粗為餬口之計不至狼狽也砥柱銘寫去盛暑異於常年煩倦都無筆意小詩時有之未去故郡尚苦人事未能手抄它日因書可時寄亦少思不工耳

與潘子真書二首

庭堅叩頭子真足下累辱惠書及詩竊伏天材高妙鍾

山川之美有名世之資未嘗不歎息也黃鵠一舉千里非剸雞之材所能啄䶵以是久未知所荅雖然有一於此可少助萬分之一致遠者不可以無資故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當知所向問其道里之曲折然後取塗而無悔鈎深而索隱温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也經術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極支離以趣簡易此觀書之術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

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可謂尊其所聞矣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者處賢於俗人則可矣此學者之深病也齋心服形静而後求諸己若無此四病者則善矣若有似之願留意也
大門養道丘園冥居數十年其明於天下之義自必深矣試以不肖之説請之儻以為然足下加意垂聽幸甚

若夫發揮樂善之心吹噓詩句之美推之諸公之前挽之青雲之上雖無不肖之助當世君子皆當為足下羽翼也若足下亟知小道不足以致遠發憤忘食追配古人則九萬里風斯在下矣古人有言三折肱知為良醫不肖常病於是故不敢不以告惟照察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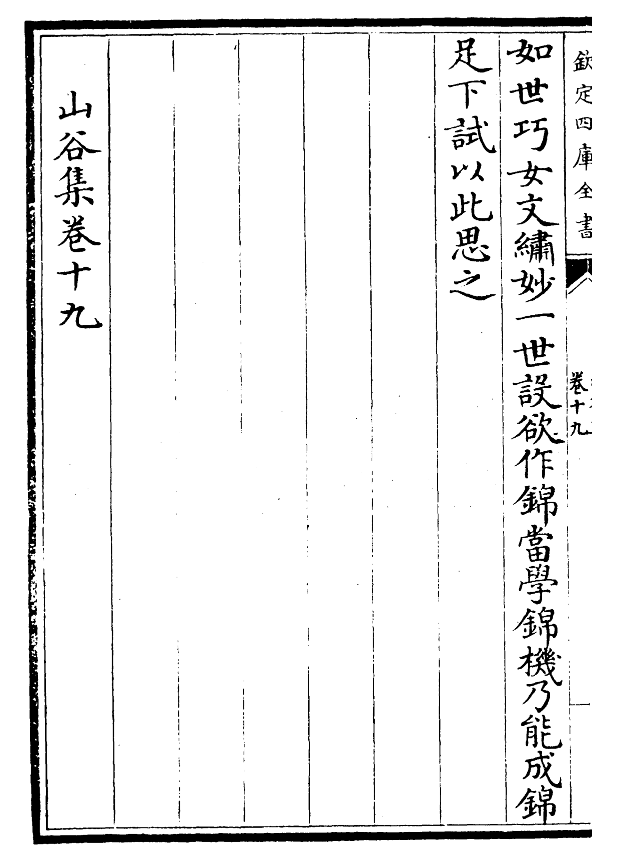
與胡秀才書

庭堅頓首往辱先公游致不踈今覯吾子問學自將出入鄉黨有老成忠厚之氣開慰不可言也屡屈軒盖迫

畱日淺不能一詣齋閤負負曷已所湏詩錄上又以二
小詩荅貺愧不工耳少年恨太輕俊老人恨太重遲不
鞭其後此張單之敝也願加意以立門地

與秦少章書

庭堅頓首惠示與晁十書筆勢駸駸可喜庭堅心醉於
詩與楚詞似若有得然終在古人後至於論議文字今
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已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
二問之前日王直方作楚詞二篇来亦可觀嘗告之云



如世巧女文繡妙一世設欲作錦當學錦機乃能成錦足下試以此思之

山谷集卷十九